

吳子深的畫風人品

張舒白

臺灣畫壇中，先一輩畫家吳子深的畫，不但功力深厚，而且具有中國傳統士大夫所謂文人畫的特色，他的個性孤傲，又一肚皮不合時宜，這種落落寡合的個性，在現階段的社會中，也許不是受人歡迎的學人，但是，在藝術上，却構成了他特有的風格，受人推重，名士陳定山嘗說：「大千擅長用墨，子深擅長用筆，前者以氣魄見長，後者是以深遠為世所重。」以陳定山之識畫，這類批評，自然是十分中肯的。

這位於九年前去世的老畫家，本名華源，江蘇蘇州人，因居住桃花塢，乃號桃花塢居士，又因宅中有一館，號翠玲瓈館主人，又號漁村，吳長寫竹，故又號翠玲瓈館主人，吳氏又擅畫，是蘇州四大富家之一，吳子深在兄弟六人中，排行第二，其三弟也嗜畫，六弟嗜蘭更享有畫名。

出資興學培育人才

吳子深幼年，也和一般富家子弟差不多，不甚喜讀書。他在藝術上的造詣，首先應推功于原配戴氏夫人，吳氏是十七歲完成花燭的，前此，他曾到北京隨舅父，御醫曹滄學過中醫，婚後，戴氏夫人鼓勵他繼續學業，在夫人慰勉之下，一

面繼續學習，一面讀書習字，這時正是清朝末年，革命的火燄，四處燃燒，北京清朝宮廷院也人心惶惶，宮禁遠沒有以往的森嚴，吳氏留居京城之際，買了不少宮娥太監偷盜出外賣錢的古董書畫紙張，吳氏本是富家，收藏的書畫已是不少，這一來，又買了許多，收藏日豐，對書畫興趣更濃，不過，他正式學畫，還是廿二歲時的事。那時，清廷已亡，民國成立，全國上下，人心興奮，滿以為國家可以步上富強康樂的康莊大道，各處設工廠，辦學校，講究農田水利，處處呈現出一片蓬勃的生氣，吳氏受到時代潮流的影響，雄心勃勃，很想為國家做一點事，可是，他無意仕途，乃在民國十五年，獨資捐了銀元廿八萬元，又募集了廿多萬元，在蘇州滄浪亭，辦了個蘇州美專，自任董事長，聘請旅法名畫家顏文樑擔任校長，作育美術人才。

藝事湛深慷慨好義

除了對教育感到興趣之外，吳氏對改良農業，也有着一番雄心，他與農業專家晏陽初、水利專家李儀祉、生物權威秉志交遊，計畫在西北創辦一個模範示範農場，來開發大西北。民國廿一年，吳氏為了實現他的計畫，特地到了西北，不料，他的計畫為楊虎城拒絕，滿腔的熱情與抱負，付之東流，不由地十分失望。真所謂乘興而來

，敗興而返。不過，在這次西北之行中，適逢當地大旱，饑民遍野，尤其是那些饑餓的小孩子，一個個因吃觀音土的原故，腹大如鼓，脹死在路旁。吳氏最喜小孩，見了這種慘狀，心中十分不忍，捐出巨資，會同當地政府及教育會、商會、農會等地方團體，辦了一個救濟院，一面施粥施飯，救濟民，一面收容貧兒，以免幼兒因凍餒而亡，當時政府方面主辦這件事的人，是陝西民政廳長王幼農。

自從辦模範農場改良西北農業，開發大西北的計畫，為楊虎城擋駕，吳氏十分灰心，乃回到上海，懸壺濟世，一方面書畫自娛，畫名日高，人稱三吳一馮，三吳者，吳湖帆、吳子深、吳待秋也，一馮者，馮超然也，他們都是名重一時的大畫家，其中吳子深的竹，更是獨步當年畫壇，可見藝事之深了。

吳子深的山水，行筆舒緩，連綿層疊，色彩又極淡雅，使人看上去深遠、安詳。又如一淡粧美女，美女雖是淡粧，但是，尺度的安排恰到好處，不論是髮絲、鬢脚，無一處不是照顧得週週

到到，沒有一絲兒忙亂，也沒有一絲兒不妥貼的。

他生平最嗜董香光的山水。他嘗說：董香光的畫，有說不出的好處，所謂「說不出的好處」，就是不着相的意思。他認為：書畫最重神，要達到心手如一，物我兩忘的地步，才入化境。他自承畫了四十多年的畫，最後才有了點這種意思。

他寫竹，晴竹師法李息齋的形、雨竹師法柯丹丘的影，揉合成自己獨特的風格。他寫蘭，師法趙子固，用筆更似文徵明，幾幅戲仿文徵明的作品，幾可亂真。

吳氏爲人平易近人，談吐之間，也十分風趣，雖有時喜歡憤世嫉俗發表一些批評言句，使人不快，但是，却是他不善作偽的率真天性使然，

他寫蘭，師法趙子固，用筆更似文徵明的，丹丘的影，揉合成自己獨特的風格。他寫蘭，師法趙子固，用筆更似文徵明，幾幅戲仿文徵明的作品，幾可亂真。

吳氏寫竹，晴竹師法李息齋的形、雨竹師法柯丹丘的影，揉合成自己獨特的風格。他寫蘭，師法趙子固，用筆更似文徵明，幾幅戲仿文徵明的作品，幾可亂真。

吳氏寫竹，晴竹師法李息齋的形、雨竹師法柯丹丘的影，揉合成自己獨特的風格。他寫蘭，師法趙子固，用筆更似文徵明，幾幅戲仿文徵明的作品，幾可亂真。

折磨。原來，卅八年，毛共渡江，吳氏未及逃難，共匪知他是富家，迫令捐出金條五十根「支前」，吳氏一時未及籌措，被共匪押回蘇州，關了廿六天的黑牢，吳氏回憶在黑牢中，那些暗無天日的日子，至今猶有餘悸，當時，偏居在只能容膝的牢房，每日二餐粗米飯，佐餐的是二根蘿卜乾，不要說活動四肢，連直腰都不可得，一向養尊處優，錦衣玉食慣了，吳氏之苦，自然是可想而知了。據吳氏自述，等家人籌足款子，將他贖回，聞到白米飯香，真是覺得滋味無比，一碗黃豆菜湯，也覺得滋味亞賽鷄湯，連盡三碗飯，還覺得不够，由此，可見共匪滅絕人性，迫害老畫家的殘酷手段了，吳氏的健康，因此受到嚴重的損害，本來就是瘦骨稜稜，之後，更瘦得像印度的甘地。

吳氏來到復興基地之後，雖體弱多病，比之仍留在大陸上的另一位老畫家吳湖帆來，却是高之百倍，原來，吳氏受到共匪迫害後，看透了共匪殘酷的真面目，俟共匪監視略鬆，就逃到香港，繼續行醫賣畫，之後，又週遊東南亞，五十三年來臺定居。可是吳湖帆仍生活在黑暗的人間地獄——大陸，共匪搞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天天派了些紅衛兵，到吳湖帆面前，罵他睡他，種種侮辱，非人所能受的，後來這位老畫家，吳湖帆先生幸虧人已中風，知覺全失，否則，遇到那種慘酷的遭遇，真比死更難忍受，令人何堪。

吳氏生在清代末季，自然不免受到當時讀書人的傳統影響，所謂中國舊時代的讀書人，除了行

醫之外，還會算命，但是非常口直，如喜討口彩及奉承的人，可不必前往，因爲，話決不投機故也，但，晚年多病，也很少爲人推算。

吳氏原配早故，一生三娶，余氏夫人，留居香港，皆嗣紹琛，也精中醫，更擅鍼灸之術，三千金浣菊、浣松、浣蕙，其中幼女浣蕙也擅丹青，在藝壇頗爲知名。（選自時代文摘）

中共折磨健康大損

吳氏身體瘦弱多病，健康不佳，完全受中共

合 仁 全 庫



服務項目

存款

放款

匯兌

保證

代理

代客買賣證券

中小企業融資

及諮詢

為農漁工商各界提供最佳服務，敬請惠顧。

通匯單位密佈國內各地，請多利用。

總庫：臺北市館前路七七號
電話：三二一八八一一（分轉各單位）
郵箱：臺北郵政第三三號